

冥冥之中

曾經有一次，我站在商場二樓，向地下大堂張望，只見母親扶着父親慢慢向前行，突然父親向上張望，望見我，向我揮手。母親說那是「感應」，否則怎麼解釋病後只顧低頭的父親，會突然有一個向上望的動作？那時我並不贊同，認為只是巧合。那個晚上，我如常不到十二點就睡覺。近幾年，可能是身體問題，大約三四點就會醒來，要去洗手間。所以半夜感到有尿意，也不以為意，如常爬起床，望一望鐘，一點半？我有點驚訝，只睡了不足兩小時就起來了？從來未試過這樣。如廁之後，出來看見手機的閃光——我經常提醒自己晚上要打開電話的響鬧，但常常忘記。見手機不停的閃，不像是信息，就跑到電話跟前，赫然見到是母親打來的：「醫院剛打來，說爸爸昏迷了，現在怎辦？」母親有點慌亂，我立即說：「換好衣服，再等我電話吧。」之後我再致電弟弟，最後總算在急症室的一門之隔，陪伴父親走最後十幾分鐘。如果不是半夜提早了起床，我大概會遲很久才接到母親的電話吧。除

了「感應」、「冥冥之中」，也真的找不到科學的原因去解釋。我從來不信血緣，為人父可以登報與子脫離關係，是因為人與人之間是否合得來。我跟父親合得來，但總覺得跟血緣無關。但這一夜，我的信念有點動搖，流着一樣的血，難道意味着我們之間還有多一點的什麼？父親走後翌日，母親又有點感慨：「這次入院之前，我跟他剪了頭髮，剪好指甲。最後一次探望他，我還給他刮好了鬚鬚，就彷彿讓他打扮得乾乾淨淨才上路。」我有種感覺，是父親潛意識——那個失智症掩盖着的意識——選擇在這天走的。這個病，走的時候會口吐鮮血，如果在母親身邊發生，那可能會是她一生的陰影。如今，他獨自在病床上，只讓護士看到這個情況，這是冥冥之中，也是父親最後的溫柔。父親走的那天，母親早前買的六合彩中了三個字。「如果真有冥冥之中，那他在彼岸的影響力也有限。」我心裏想。但這也夠母親回復笑容了。

風陵夜話

耶生

yeahstudio55555@gmail.com
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

閻肅老人講唐詩

《閻肅老人講唐詩》書中，閻老說李白是天才，杜甫是地才，天地人，還有一個人才，就是王維。他介紹王維是從「紅豆生南國」的《相思》開始的。閻老說自己童年就唱過《紅豆》的歌，但那是曹雪芹的詞，他介紹民國時無人寫歌詞，流行的都是民間無名氏，後來有了劉大白、李叔同、胡適之等詞人。民國更多是將外國歌曲譯成中文演唱，不太習慣流行歌曲的唱法。直到黃白、黎錦暉等回國，抗戰爆發後，抗日歌曲推動了現代漢語歌發展。閻老一直是軍人，他認為王維的《送元二使安西》是送別詩中最感動的，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」，當年最流行的詩篇，如同中國聽眾熟悉的《十送紅軍》、《駝鈴》等。閻老回憶自己的陽關之行，那是去慰問堅守在那裏的「兩彈一星」的科學家們：「我說西出陽關有故人啊，我們的心是在一起的。每次唱這個，全團的科學家都流淚了，我也流淚，和他們一起流淚。」講唐詩對自己的人生影響，算是把唐詩讀通達了，

也讓這本唐詩賞析的書有了時代縱深的厚度與現實的溫度。閻老更偏愛李商隱的晚唐詩篇，在書中提到白居易晚年酷愛李商隱的詩，也許白居易詩過於淺近，所謂物極必反，便對繁文盛藻詩文心生羨慕。據說白居易有回對李商隱感慨：我死後若能投胎做你兒子就好了。白居易去世後沒幾年，李商隱果真生了個兒子，便給兒子取了個小名叫「白老」。如此逸事，閻老在書中隨手拈來，增添了詩文賞析的閱讀樂趣。閻老在講《終南望餘雪》、《省試湘靈鼓瑟》時，介紹了武則天為培養自己的政治新勢力一改重視經書的科舉導向，以詩賦取士。《閻肅老人講唐詩》裏，唐詩是個體情懷的珍藏，也不乏政治博弈的產物，閻老平實講述了盛世的滄桑。（下）

雁南飛

楊勁松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
申請美國名校

中學老同學在老家做留學中介，自己開了工作室，指導申請留美的中國學生如何筆下生花，力爭赴美深造的機會，收入頗豐，供不應求。她還是「小來來」，比不了上海那種高度產業化、一條龍的中介服務。有時與美國名校的招生官閒聊，他們卻透露：一看包裝精美，照片多多的中國學生的申請資料，就會條件反射，扔到紙簍中。這話聽來對中國申請者不公平，但老美也有苦衷。在短期內讀幾千、幾萬份千篇一律的申請文字本就苦不堪言，一看明顯造假的材料，當然更興趣欠奉了。其實，美國招生官也承認，正是他們對申請人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千人一面的表述。如，美國高中生寫的申請大學的文章中，最流行的套路是講述中學時期如何去中美某國志願服務，路上車子拋錨，坐着當地人拉家禽的卡車進鎮，日後又如何被當地人的榜樣感化，獲得了寶貴的人生經驗。招生官管這叫「傳教士故事」。另外，高中生一氣申請多所大學，有時居然在申請A校的文章中張冠李戴提到希望進入B校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有的美國家長比中國家長的緊張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當媽的冒充女兒給大學打電話、寫電子郵件打探消息，嗶聲嗶氣不說，還弄巧成拙地濫用「酷」等年輕人的流行語。有的父母敦促孩子主動聯繫大學，許諾給二十美元物質刺激，不料卻把「賄賂」郵件錯發給了招生官。還有的是在兒子小學二年級時就給MIT發信，聲稱孩子對電子工程感興趣，希望校方指點他們如何培養孩子，以便日後被MIT錄取。又到一年開學時。在學業壓力日益增大，競爭日趨激烈的當下，很多有幸進入「名校」的美國新生卻表示：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錄取了我。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康熙瓷上有癩仙

閒性閒情

李英豪

逢周五見報



什麼「蠟光」。另一廣品，為仿康熙青花繪梅圖長頸瓶。質粗疏鬆，上手甚重，釉面粗糙，圈足不規；所繪梅花，筆力軟弱，生硬刻意，顯得草率呆滯，層次甚少；色調不勻，部分模糊一片，有些呈灰藍黯沉，也有些顯漂艷，或呈色不穩，出現暈散。細鑒之下，應為晚清光緒時仿品。康熙官窰青花器，工緻精麗，胎釉結合緊密如



白玉，色調清雅雋逸；青花料磨得極幼細，含適量氧化鈷，故濃淡色調渲染出多種分明的層次。真品光潔潤澤，難怪清代陳瀏《陶雅》謂：「世界之瓷，以吾華為最；吾華之瓷，以康、雍為最。」康熙官窰瓷繪梅花的高手輩出，尤其是繪「月影梅花」，能把宋代趙孟堅繪「月梅」之技法、元代王冕以胭脂作沒骨梅花畫法，以及趙子昂用花光法畫梅之精粹融會貫通。像附圖康熙官窰青花瓷尊形瓶（長頸部分），所繪古梅圖，便屬典例；瓷上梅花，好比陸游指的癩仙。

此外，曾見康熙官窰「青花釉裏紅」繪寒梅的罕有水盅，「釉裏紅」為梅花，「青花」釉畫勁健虬曲的梅枝幹。這兩種「釉下彩」結合自然和悅目；不禁想起徐渭《梅賦》所比喻：「瓠珠繽紛，何啻凌波之子。肌膚綽約，無言姑射之仙。」

副刊與「文學保姆」

有一種光澤：也許是透徹的思想，也許是奔放的想像，在文字叢間煥放着美的光芒。」改版後，雖投稿數量日增但質量仍未達理想，由此蕭乾又從內容、形式、篇幅等方面對來稿提出了具體要求，如每篇文章必須要具有一定的藝術性和創造性，不僅要寫實還要求真。

任編輯期間，蕭乾堅持積極廣泛地聯繫各方作者。這一理念其實源自他的老師沈從文。沈從文在編輯《大公報》副刊時，常常參加京派文人的沙龍。這

個沙龍常在朱光潛和梁宗岱於北京的住宅舉辦，以談詩為主。出入的包括朱自清、周作人、林徽因、梁思成，以及年輕的蕭乾、何其芳、卞之琳、林庚等。對沈從文而言，這事實上就是一個極好的約稿組稿的機會。到了蕭乾接替沈從文編輯副刊之後，雖然這樣的沙龍已不存在，但他每次從天津到北京後仍組織一批作者到來今雨軒，辦茶會，徵求他們的意見，討論未來的計劃。「如果把與會者名單開列一下，每次三十至四十

與鄉親見狀，只能說農夫真心是一個老實人。

那麼，輪到農夫說故事了。農夫說，他曾經有四棵棉樹，每一棵開一朵花，每朵花結成了一個棉桃，而每個棉桃居然生出了四個孩子。農夫含辛茹苦，將這些孩子嬌生慣養的養大成人，而他們竟然不想下田而離家出走，而這個棉桃兒子不是別人，正是這四名懶漢。

四個懶漢聽罷，哭笑不得，如果說自己不信，那就輸了打賭。要給農夫做一輩子的僕人；如果說自己信，那就是認了農夫作養父，也是要跟 he 回去下田。就這樣，在鄉親的壓力下，農夫帶了四個懶漢回家「管教」，然後故事說：「農夫把這四個懶漢帶回家開荒種地，要是那四個傢伙偷懶，農夫就拿

職場來去

小心還會成為你的上司，何必把關係弄僵？這樣也很顯出人情世故。走得不開心的，也多不挑明原因，只說「想歇一歇了」。這樣不得罪人、又顧全其他人臉面。香港人真是很明白事理的。我曾在一家公司裏幹得不開心而辭職，但走得也很體面，last day 那天，按慣例買了幾打西餅請大家吃。辭職時並不大張旗鼓，其他部門要好的同事便怪我不事先「單一聲」令她們請吃的機會都沒了。不要緊不要緊，來日方長，山水有相逢……那幾句是真心話。同事一場，大家為口奔馳，縱是平時有個口舌不快，也多是為了工作，吃塊西餅就冰釋前嫌了。也有的同事非常低調，來也悄悄去也悄悄。就是在別的公司成了同事，也一句不提

泰山不讓土壤

北有一個挺出名的草醫，他治好了許多疑難雜症，是否去找他一試？」對這樣盛傳的民間名醫我非常願意結識。徐老弟卻嗤之以鼻：「怎麼說你也是科班出身的，哪能相信這樣既無學歷又無學術的江湖騙子呢，而且道聽途說之事，不可去。」我笑道：「我去不單純是看病，還帶着學習目的。可別小瞧這樣的草醫，既能被盛傳，必有過人之處，醫之小道莫卑視，藏龍卧虎未可知啊！這樣吧，給你們講個清代名醫毛對山經歷的一件真人真事。有個賣魚的李姓跛子，他對毛說起他小時候，腳背上長了許多細小的瘡，無任何不適也就不當回事。夏天光腳坐在門口時遇到一個游醫，看到後告知這不是癬疥之病，而是陽明熱病，需

鞭子抽他們。就這樣，四個懶漢開了一塊田又一塊田。」

這是一個教導人們不要懶惰，更不要貪心的故事嗎？我想了又想，還是認為，這故事不過是教人不要既懶惰，又貪心，且愚蠢，否則總會遇上一個比自己更狡詐的人，並成為他一輩子的僕人。這故事叫〈一個農夫和四個懶漢〉，我想，還是叫〈一個大騙子和四個小騙子〉更貼切。

甲蟲滾球

米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

會同在別的公司屋檐下。那也很好，人有風格，又沒有損害他人，他只按他的職場形態存在。公司同事來來去去，就好比世間人們的熙來攘往，如日升月落，無比正常。其實職場也如舞台，人人都會上場，也都有下場的時候。上場下場都是一種生活。只是上場，就要把角色演好；下場，也要下得漂亮。衷心祝福每個朋友在職場上，來去灑脫！

人與歲月

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盡快治療，否則會引起盲腸炎，最終會使腳殘廢。李父聽聞大怒，將那游醫訓斥一番並讓他離開。不料，未到一月病情發作，吃了半年的藥才得以治愈，但腳卻跛了。雖說江湖郎中多被冠以騙子詛財的名，但也不排除有一技之長的，他們靠着師授或祖傳的醫技、偏方行醫治病，一些藥物不能治的病卻能以對症的草藥治愈。」司馬遷說：「泰山不讓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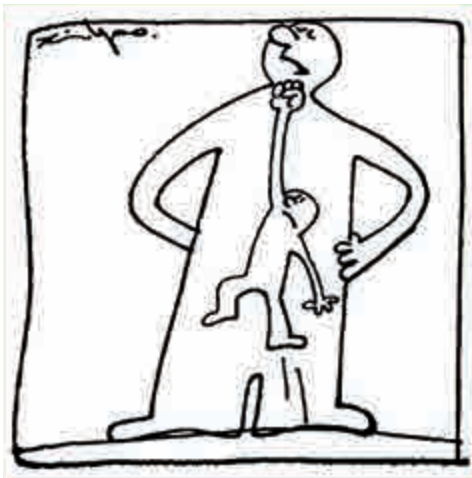
醫趣錄

榮汝成

dr_rongrucheng@163.com

逢周五、六見報





內不欺己，外不欺人，上不欺天。

漫條思理

鄭辛遙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

人……每次必到的有朱光潛、梁宗岱、卞之琳、何其芳、李廣田、林徽因及梁思成、巴金、靳以……」後來蕭乾到上海編輯《大公報·文藝》時，也經常以聚會的形式組織作家進行文學座談會。可見，一個優秀的編輯，當他的身邊匯聚了一批傑出的作者時，也說明他用自己的見解和精神贏得了充分的支持。（中）

以夢為馬

管樂

逢周五見報

